

# 采摘春天

■张晓杰

时令已走到了立春,清晨的阳光温暖了萧瑟一冬的远空与林木。本该是春风送暖的时节,可塞外小城的空气中依然满满都是寒冷的味道。我穿着及脚踝的长款羽绒服,围着羊绒围巾,走在路上,没一会儿,眼睫毛上已结满晶莹的冰霜。

墙角树下的残雪犹在,却不再洁白,一点点消融着,慢慢变成了半透明状。在暮冬与初春交汇的阳光下,残雪闪着晶莹的光,依然固执地坚守着,不愿轻易融入大地,仿佛向人们诉说它对冬天的眷恋和不舍。

我在草坪边蹲下来,想仔细看看晶莹的雪下面是否有小草尖尖的芽,可看了很久,也没有找到一丝绿意。站起来时,有些失落,但并不失望。我相信它们正在地表不太深的地方,努力积蓄力量,只等一个合适的契机,破土而出,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,而我需要做的就是静待春草生。

不经意间抬头,看路边的一排白杨,忽然发现灰色的枝丫间竟冒出了一个个肥硕的褐色芽苞,那里面应该包裹着杨树的花朵吧,这不禁让我沉静微

笑。儿时,我胆子特别小,尤其怕各种各样的虫子,而被大人称作“杨狗子”的杨树花因其形似毛毛虫,也被我归在怕的行列里。怕到什么程度呢?花落的时节,我是不敢在杨树树下走的,不仅怕它掉在身上,更怕踩到。

那时穿的鞋多是母亲手工缝制的,鞋底薄,踩在杨树花上面能感觉到它的绵软,那份绵软足以让想象力丰富的我头皮发麻。于是每到那个季节,我都是绕一段路走,直到杨花落尽,嫩绿的杨树叶冒出来,我才敢在树下走。

杨树芽苞虽令我惊喜,可我深知,即使我对它早已不再惧怕,可无论如何也无法生出欢喜。我还是更喜欢真正意义上的花朵,喜欢花瓣羞涩绽开,花蕊在春风中轻轻颤动,吐露出丝丝芬芳的感觉,我坚持认为那才是春天。这么想着,我忽然特别想念父母老房子里,那棵杏树一树繁花的样子。

我深知还没到春风送暖的时节,杏花不可能开,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回去看看,哪怕只看看墨色的枝干也好。这应

## 人生感悟

该叫做思念吧,我也说不清这是对杏树的思念,还是对春天的思念。

走进院子,第一眼就落在墙角的杏树上。墨色的枝丫因为疏于管理杂乱地向四面八方伸展着,说美着实有些牵强,可我连这样的它也喜欢。因为我深知,一树繁花的日子终会到来,我不急,可以慢慢等。

我满心欢喜,绕着杏树转了一圈又一圈,看花芽半掩在枝头,想数一数那小小花苞,可又怎么可能数得清呢?我搬了个板凳,坐在树下,仰头望着杏树,看墨色枝条仿佛向着天空的方向不断伸展着,是在等春风、等春雨、等春回大地吧。

离开老院子时,我忍不住在杏树上折下一枝,小心翼翼地用袋子罩住,一路握在手里。回到家第一时间,我找来花瓶,注半瓶清水,将握了很久的花枝插入其中,郑重地置于书桌上。

女儿好奇地问我这是什么,我笑着说,它是一枝杏,春待语。接下来的日子,我只需要静心等待,等待它花开满枝,惊艳时光。

## 念念不忘

# 春韭飘香

■陆潇

“一畦春韭绿,十里稻花香”。孟春三月,天气渐暖,在泥土里猫藏了一冬的韭芽,终于禁不住这温暖的诱惑和驱使,顶着露珠悄悄地破土而出。狭长的嫩叶精神抖擞地舒展开来,伴着阳光的洗礼,郁郁葱葱地生长着,远远望去颇具茁壮成长的麦苗。

在农村,韭菜是一种普普通通的蔬菜。它的适应性很强,不择土壤、不选地形。田边角只要有巴掌大的一块地,就能看到蓬勃生长的韭菜。撒下种子个把月后,韭菜就能端上人们的餐桌。

韭菜的生命力很强大,不管割下的根茎是长是短,总会越割越旺,越长越粗。有经验的农户收割时把韭菜排列成阶梯式,一层是刚割完的茬口,一层是生长了二三指的嫩绿,还有一层是葱葱郁郁的青绿,这样合理安排家里就不会“缺菜”了。

“正月葱,二月韭”。春韭,叶子飘飘洒洒好像柔美的秀发,颜色青青绿绿正是青春的本色,生长在田野里是美丽的风景,端到餐桌上则是可口的美食。韭菜在厨房中属于百搭菜,相容性强,无论是肉菜、素菜,它都能和搭档默契配合。不管是凉拌、热炒,还是做成馅,它都能发挥自身的优势,成为美味佳肴,诱惑着无数人的味蕾。

小时候,母亲用她的一双巧手,做出了许多韭菜美食,韭菜炒鸡蛋、韭菜炒豆腐、韭菜盒子、韭菜饺子等,我最喜欢的还是韭菜炒鸡蛋。

母亲在烧热的油锅中倒入打碎调匀的鸡蛋液,只听得一连几声,那沉在锅底的蛋液像蘑菇云一样升腾起来。待其全部凝固,母亲用铁铲划成蛋块,倒入鲜嫩的春韭,加适量的盐上下翻炒几下便可出锅。金灿灿的鸡蛋与新鲜的韭菜翠绿相间,那股鲜香味儿随之弥漫开来。

汪曾祺先生在呼伦贝尔草原体验生活时,看到黄色的小花铺满草原,绿草几乎尽数被盖在黄色的花海之下,他一时兴起,做了一首打油诗:“草原的花真好看,好像韭菜炒鸡蛋。”让人听后不禁捧腹,可见此菜是多么诱人。

春韭,那份嫩绿、那种鲜味,不但寻常百姓十分喜欢,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也对它青睐有加,纷纷赋诗赞美。诗人杜甫为了招待久别重逢的故友,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家常饭菜体现出老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。大文豪苏轼曾在诗词中写道,“蓴莼蒿笋试春盘”“青蒿黄韭试春盘”,他饶有兴致地吃着青蒿、春韭、蓴芽等做的春盘,这何尝不是人生之乐。清代书画家、文学家郑燮在《四时苦乐歌》中写道:“春韭满园随意剪,腊醅半盏邀人酌。”他最贪恋的,莫过于剪取满园春韭做成的美肴。

春韭,是大自然的馈赠。春韭的鲜,是时令的安排。它把在严寒洗礼中蓄积的能量全部奉献给了明媚的春天,成了我们盘中的清素美味,而其中也蕴含着诸多的人生况味。真是最喜春来韭菜香啊!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  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## 花开诗旅

# 有风的地方

■孙志昌



轻风带我到你的身旁  
梦幻、现实  
我不想满足于现状  
让我失去飞翔的欲望

置身于风的目光下  
我不会夸张自己的悲伤  
成熟于我的思考和欲望  
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忧伤  
我也有自己的殿堂

我真想把自己当成诗人  
把自己拿来想象  
在蓝天白云下  
挥舞着我的翅膀

## 窗外

■刘燕飞

童年的老屋里,总是黑黢黢的。一扇带着木栅栏的窗户,隐约透出些许阳光来。

我喜欢望着窗外的景色,就像一个人看电影。孤独里有了浪漫的色彩,哪个孩子的童年不是清纯烂漫的呢。

那个寒冷的冬季,屋外刚下了一场雪。晚上吃饭,父亲给我喝了些石榴酿的酒。我的头晕乎乎的,身上都是温暖的气息。父亲拉开窗帘,街上的孩子们都在欢快地奔跑着,放着烟花。那烟花五彩缤纷,绚烂至极。透过窗户,我看到的都是快乐。

早晨,我刚醒来,就发现屋子里不一样了。我看见在屋子的墙角,立着一棵泛着绿色的树,上面还缠着彩灯,忽明忽暗地闪耀。我立刻明白,这是爸爸为我做的圣诞树。父亲一定是起了个大早,从山林里寻来。那株圣诞树,让我兴奋了许多日子。因为,只有我家才有这么别致的圣诞树。

我一直喜欢蜗居,不愿意出门。一个人在家,安静地喝喝茶,听听屋外的鸟叫,我的心里是富足而安静的。抬眼从阳台上望出去,高大的雪松、瘦高的枣树,还有桂花树、樟树,我的心便开始沉醉。在一个人的孤独里,仍然可以这样充裕,所以,我不愿去远足,去那些我不知道的地方。

后来,我搬家了。新家住在6楼,我就住在阁楼上。楼上有宽大的玻璃窗,严丝合缝的,不漏水,也不怕雨

雪。推开窗户,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。仰头就是星星和月亮。

夜里,我经常起来,看中天的月光,明静如水的样子。白天,还有各种鸟儿飞来飞去,叽叽喳喳。它们有足够的自由,也不怕生人,一展翅便远去了。

窗外是一个丰裕的世界。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孤独,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开窗户,让阳光射进来,让风雨的声音飘进来,会慢慢地体味到自然的趣味。

心若明镜台。你的世界是光明的,世界也会是一片光明。看着窗外,触摸心灵,清风明月,一直安好。



## 生活手记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一片蔚蓝】

蝴蝶  
在阳光下飞来飞去  
你扯下一片蔚蓝  
便挂到了天上  
——林国明

### 【冬青树】

老屋的门前有一棵冬青树。我很小的时候,就在树下听奶奶讲故事。如今回到家乡,老屋和奶奶都不在了,却发现陪伴我长大的那棵冬青树,依然苍翠欲滴,傲然挺立。  
——丁梅华

### 【春来花满枝】

春来花满枝,春回万物生。春天以绽放的形式释放出冬天的希望、生命的本真。在春光里行走,嗅着沁人心脾的花香,聆听万物的生长,一个个新的希望就在蓬勃的春色里展开了。  
——杨雨丽